



全国马列文艺论著
研究会主编

马列 文论 研究

第七集

IO
35
2:7

B241 / 10

马列文论研究

第七集

全国马列文艺论著研究会主编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B

216306

490

马列文论研究

第七集

全国马列文艺论著研究会主编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西郊海淀路39号)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北京鼓楼西大街石桥胡同61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开本：850×1168毫米32开 印张：15.5
1985年10月第1版 1985年10月第1次印刷

字数：383,000 册数：4,000

统一书号：10011·49 定价：2.35元

目 录

列宁是怎样领导文艺的

- 纪念列宁逝世60周年……………潘必新 (1)
- 学习《一本有才气的书》……………连 铁 周忠厚 (19)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马克思主义

- 文艺理论的重要文献……………牛玉秋 (32)
- 试论艺术的实践性
- 对马克思主义艺术观的一点考察……………李新风 (53)
- 马克思反对文艺中的庸俗社会学……………甘当炎 (68)
- 对“不平衡关系”之管见……………石文年 (83)

马克思论创作主体……………朱辉军 (96)

抹去头上的灵光圈

- 略论马克思对文艺创作中理想化的批判……………申家仁 (107)
- “倾向文学”与文学的倾向性……………章 俗 杨星辰 (122)
- 创造内容与形式完美融合的社会主义艺术，
- 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的审美需要……………于朝贵 (130)

马克思论文学典型……………李衍柱 (145)

坚持人物塑造的现实主义美学原则

- 读《神圣家族》札记……………李安平 (161)
-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人物性格论……………刘伟林 (178)

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	王向锋 (194)
马克思恩格斯悲剧理论初探·····	计永佑 (209)
再论马克思主义的悲剧观·····	曾庆元 (224)
论马克思恩格斯的美学的批评·····	张玉能 (244)
文艺批评基本标准新探·····	冷銮清 (267)
论马克思的文艺批评思想和实践·····	吴章胜 (297)
试谈马克思恩格斯的文艺批评论·····	吴德辉 (314)
马克思和恩格斯评论《济金根》的启示·····	吴世常 (330)
略谈恩格斯早期文艺理论批评工作的一个 突出贡献·····	孟宪法 (337)
马克思恩格斯对“真正的社会主义”文学 的批判·····	叶伯泉 (346)
论列宁对托尔斯泰使用的批评标准·····	李万武 (371)
“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概述·····	王齐建 (393)
关于列宁文艺思想的讨论 ——全国马列文艺论著研究会第六次学术 讨论会综述·····	李中一 (412)
附录：插到革命背上的十二把刀子·····	阿·阿威尔岑柯 (441)

列宁是怎样领导文艺的

——纪念列宁逝世60周年

潘 必 新

列宁在十月革命以前，就十分重视开展党的文艺工作，苏维埃政权建立之后，又直接指导了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开展。列宁不仅创立了党领导文艺的许多重要原则，而且积累了丰富的实际经验。党中央提出要坚持党的领导，改善党的领导。学习列宁的文艺思想，对于我们坚持和改善党对文艺事业的领导，谅必会有教益。

(一)

党必须领导文艺，在列宁看来，这是一条不可动摇的原则。当党着手开展文艺工作的时候，列宁就提出了这条原则。

但是在这个问题上，自始就存在严重的斗争。

还在1905年，由于革命形势的高涨，沙皇被迫颁布宣言，许诺给人民若干自由。这就为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工作造成了新条件，使党的出版物的问题提到了日程上。列宁主张抓住时机，立即合法地出版党的出版物。同时，列宁为党的出版物规定了一条基本的原则。这个党的出版物的原则是什么呢？列宁在《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这篇有名的文章中指出：“写作事业应当成为

无产阶级总的事业的一部分，成为由全体工人阶级的整个觉悟的先锋队所开动的一部巨大的社会民主主义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写作事业应当成为社会民主党有组织的、有计划的、统一的党的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①列宁所说的出版物包括了文艺作品，写作者包括了文艺家。所以，这个原则对文艺作品和文艺家完全适用。

列宁在阐述党的出版物的原则时，喊出了“无党性的写作者滚开！超人的写作者滚开！”的口号。这是针对那些挂着党员的招牌，却站在党的路线之外，或者凌驾于党的组织之上的孟什维克著作家马尔托夫们和普列汉诺夫等人而发的。这种“超人的写作者”是无产阶级政党所不能容许的。列宁在1905年2月所写的《倒退的第三步》一文就已经表达了这个观点。文章指出，孟什维克的“组织章程”竟没有规定党的刊物同党的任何联系，而任其形成“著作家处在党外，高于党”那样的情况，这是奇怪的。这样一种组织形式同布尔什维克的组织原则毫无共同之处。列宁认为，无产阶级政党同它的著作家的正确关系应当是，“革命越是临近，社会民主党人在‘合法的’报刊上公开发言的机会越是临近，无产阶级政党就要越加严格地遵守‘党的著作家’必须对党绝对负责、必须服从党的原则。”^②

党领导文艺的根本要求是，文艺事业“无论如何必须成为同其他部分紧密联系着的社会民主党工作的一部分”，就是说，在政治方向上，要同党的总路线、总任务相一致；在思想上，要贯注生气勃勃的无产阶级精神；在组织上，要接受党的领导和监督。只有这样，党的文艺工作才能在党的远大目标的照耀下，同党的各项工作互相配合，互相促进，为实现无产阶级的伟大的革命任务，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苏维埃政权建立之后，文艺事业要不要党的领导？在这个问题上，爆发了一场新的论争。十月革命胜利初期，苏联文艺界的

情况相当混乱，且不说资本主义的走狗向新生的政权发出恶毒的咒骂，旧时代的“哭丧妇”哀哭一切死去的东西，就是在无产阶级文化队伍内部，既生长出了巨大的创造力量，却也被灌输进了许多荒谬观念。面对这样的混乱局面，共产党应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呢？大名鼎鼎的考茨基预先为胜利的无产阶级准备下了“锦囊妙计”，他在《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的第二天》一书中写道：“物质生产的共产主义、精神生产的无政府主义——这就是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典型。”^③他要共产党放弃对文艺事业的领导。列宁的态度是截然相反。列宁在同蔡特金谈话中谈到了上述情况，他说：“我们是共产党人。我们决不可以袖手旁观，听任混乱的局面随意发展下去。我们必须完全有计划地去领导这个发展过程，去形成它的后果。”^④

但是，当时在苏联文化界有一股排斥党的领导的力量，其核心是无产阶级文化派。他们占据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领导岗位，不愿意向党中央汇报工作，不愿意隶属于苏维埃政府。他们还制造了一些“理论”，作为他们向党闹独立性的根据。他们提出所谓“平等”说，向党争平起平坐的地位。他们认为，阶级斗争除开经济形式和政治形式之外，还有一种最高级、最成熟的形式——“革命文化创作”形式。因此，文化教育运动与政治运动、经济运动是互相并行、各自独立的关系。按照这种“理论”，他们宣称：“无产阶级文化协会……应该与工人运动的其他形式——政治形式和经济形式一样成为独立的阶级组织。”^⑤这个观点还赫然出现在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组织章程”里，该章程写道：“如同工人政党是无产阶级的政治组织，工会是它的经济组织一样，无产阶级文化协会是文化创作的阶级组织。”^⑥

这种“理论”同马克思主义是完全背道而驰的。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一再指出，无产阶级要进行革命并取得胜利的首要条件，就是必须组织自己的独立的政党。恩格斯在《致格·特利

尔》的信中说：“要使无产阶级在决定关头强大到足以取得胜利，无产阶级必须（马克思和我从一八四七年以来就坚持这种立场）组成一个不同于其他所有政党并与它们对立的特殊政党，一个自觉的阶级政党。”^⑦这是为实践所证明了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基本规律和基本经验。列宁针对无产阶级文化派的上述谬论强调指出：“党不仅领导政治，而且还领导经济和文化。”^⑧无产阶级文艺同一切剥削阶级文艺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前者是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的，后者则是为“几万上等人”服务的。共产党的唯一宗旨就是把千千万万劳动人民的利益和愿望集中起来，并带领他们为实现自己的利益和愿望而斗争。因此，党的领导，不仅为无产阶级文艺指明了为劳动人民服务的正确方向，而且是使文艺始终不渝地坚持这个方向的根本保证。

列宁一方面从理论上打掉了无产阶级文化派的武器，同时从组织上对无产阶级文化派加以约束。他把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问题提交俄共（布）中央政治局讨论。1920年10月，政治局连续三次举行会议，有时还吸收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代表参加，进行了专题讨论，最后作出决议，针对无产阶级文化协会闹独立性的倾向，着重申述了必须坚持党对文化工作的领导的原则。决议指出：“无产阶级文化协会应当与教育人民委员部发生密切联系和服从党的领导。”^⑨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代表大会最终接受了党中央的决议。无产阶级文化协会这个独立王国终于被彻底打破了。本来，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由于它的某些领导人强加给它的错误理论，可能成为发展社会主义文化的严重障碍；现在，在党的领导之下，它变成了文化战线上的一支重要力量。

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党也难免犯错误。无论是列宁、斯大林领导的苏联共产党，还是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都有过这样那样的失误。那么能不能因此而否定党的领导呢？列宁的回答是：不能。列宁估计到了这种情况，并针对这种情况指出，依然

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列宁在全俄省、县国民教育厅政治教育局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郑重申明：“在这个机构的工作中首先应该承认共产党的政治领导。没有其他的形式，也没有一个国家创造了其他的形式。党是不是符合本阶级的利益，可能有时做得好，有时做得差，党的工作中也会有变动或者需要纠偏，但是我们还不知道有什么更好的形式。”^⑩他强调指出：“从原则上说，对于应该有共产党的领导这一点，我们不应有任何的怀疑。”^⑪这番话虽然是就教育工作说的，但是对于它所提出的原则，文艺工作不能是例外。

从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的观点来说，一个人，同样，一个政党，犯这样那样、或大或小的错误，总是难免的。问题在于他（它）能不能正视、并且改正自己的错误。共产党同样不能完全避免犯错误。但是，它的性质和宗旨决定了它有勇气正视自己的错误，并且有能力依靠本身的力量改正自己的错误。所以，由于共产党犯了一些错误，就根本否定它的领导，这是没有道理的。

从另一方面说，既然党也难免犯错误，那末它的错误势必会影响到由它所领导的文艺工作。对此，倒是应该考虑如何减轻以至避免党的错误对文艺工作所可能造成的损害。列宁所指出的党领导文艺的方法，就能使我们做到这一点。虽然，这个方法的意义主要不在于此。下面就来说列宁所指出的党领导文艺的方法。

（二）

列宁在确立文艺事业必须由党领导的原则的同时，指出了领导文艺事业的正确的方法。列宁认为，领导文艺事业必须了解和尊重艺术的特点和规律，决不能把文艺事业同其他事业刻板地等同起来。

在《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一文中，列宁在把写作事业比作革命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之后，紧接着有一段重要的声明：“无可争论，写作事业最不能机械划一，强求一律，少数服从多数。无可争论，在这个事业中，绝对必须保证有个人创造性和个人爱好的广阔天地，有思想和幻想、形式和内容的广阔天地。”两个“无可争论”，前者讲的是不能用行政手段对写作事业横加干涉，后者讲的是应该允许写作者享有充分的写作自由。其实这两者乃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只有废除行政干涉，才能保证写作自由。如此看来，问题的中心在于保证写作自由。这对文艺创作来说，尤为重要。列宁在同蔡特金的谈话中，再次申述了上面的观点，他说，苏维埃国家是艺术家的保护人，“每一个艺术家和每一个自己想做艺术家的人，都有权利按照他的理想独立自主地来自由创作。”^⑫毛泽东同志的见解同列宁完全一致。他在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时指出：“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利用行政力量，强制推行一种风格，一种学派，禁止另一种风格，另一种学派，我们认为会有害于艺术和科学的发展。”两个“自由”就是双百方针的核心。邓小平同志进一步根据我们党多年领导文艺的实践，丰富了列宁和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他于一九七九年在第四次全国文代会上所作的祝辞中，从建国三十多年来我国文艺发展的历史，分析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对党领导文艺的正确原则和方法作了深刻的总结，他说：“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不是发号施令，不是要求文学艺术从属于临时的、具体的、直接的政治任务，而是根据文学艺术的特征和发展规律，帮助文艺工作者获得条件来不断繁荣文学艺术事业……。”他还指出，文艺是一种复杂的精神劳动，非常需要文艺家发挥个人的创造精神。在文艺家写什么和怎样写的问题上，不要横加干涉。在文艺创作和文艺批评的领域，衙门作风必须抛弃，行政命令必须废止^⑬。以上这

一些宝贵的指示为文艺的发展、繁荣开辟了康庄大道。

列宁就是在同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错误进行坚决斗争的时候，也丝毫没有忽视文艺的特征和规律。他认为，对于无产阶级文化协会在政治上、组织上闹独立性的倾向，是不能容许的；但在艺术工作上，则应保证它享受充分的自由。列宁在为俄共（布）中央全会拟定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决议草案中，把这个意思说得十分清楚。决议草案写道：“无产阶级文化协会在科学教育和政治教育领域的工作与教育人民委员部及省教育厅的工作合并，而艺术领域（音乐、戏剧、造型艺术和文学）的工作则仍保留自治权，教育人民委员部经过俄共严格审查过的机构所起的领导作用，只限于同明显的资产阶级倾向作斗争。”^⑭决议向我们表明：（一）对文艺工作的领导同对教育工作的领导，在方法上应有所区别。（二）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主要是把好思想政治方向，而对创作自由，则应给予保障。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列宁在《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一文中所指出的伟大任务：创造出真正自由的文学。

自由，是一个响亮的字眼，却是一个历史的范畴。列宁一再指出，我们嘲笑“纯粹的民主”，我们不相信“绝对的自由”。自由总是为一定的阶级所享有，为一定的目的而服务的。列宁深刻地揭露了某些人所鼓吹的所谓“绝对个人的思想创作的绝对自由”的虚伪性，指出资产阶级文艺家的自由，不过是依赖钱袋、依赖收买和依赖豢养的一种假面具罢了。列宁又精辟地阐明了无产阶级所主张的写作自由的真谛，这是在党的领导下，为发展无产阶级文艺事业所需要的自由，决不是什么不受任何约束、不要任何界线的“绝对自由”。因此，列宁在讲了写作事业少不得两个“无可争论”之后，随即作了一个说明：“这一切决没有推翻那个在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民主派看来是格格不入的和奇怪的原理，即写作事业无论如何必须成为同其他部分紧密联系着的社

会民主党工作的一部分。”列宁说无产阶级文学是自由的文学，这也是同资产阶级文学相比较而言的，是从下述的意义上来讲的，那就是：无产阶级的文学家不仅摆脱了对资本的依赖，而且不为私利贪欲所驱使，而是出于社会主义思想和对劳动人民的同情，所以他们的精神是高尚的，思想是自主的；无产阶级文学不是为少数寄生虫服务，而是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为这些国家的精华、国家的力量、国家的前途服务，所以这种文学的目的是伟大的，它的活动天地是无比广阔的。

或许有人会说，实行“绝对自由”会有助于揭发我们党的错误和社会上的阴暗面。这是一种糊涂观念，不禁使人想起列宁对与此类似的观点的批评。一九二一年，格·米维斯尼柯夫写了题为《伤脑筋的问题》的文章，混淆资产阶级自由同无产阶级自由的界线，侈谈出版自由，鼓吹实行出版自由不要党的领导的好处，说什么“在我们这里有许多胡作非为和违法乱纪的现象，而出版自由就可以把它们揭发出来。”列宁给他写了一封信，承认“我们的毛病多得很”，但是明确指出，“‘出版自由’不会把俄国共产党的许多弱点、错误、缺点、毛病（毫无疑问，毛病多着哩）除掉，因为这是世界资产阶级手中的武器。资产阶级并没有死，它还活着，它就在旁边监视着我们。”^⑮毫无疑问，共产党的毛病是一定要医治的，但是，“不应当用‘自由’（给资产阶级的）而应当用无产阶级的和党的办法来医治这个毛病。”^⑯无产阶级的和党的办法就是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公开承认错误，揭露错误的原因，分析产生错误的环境，讨论改正错误的方法，来进行整党整风，借以保持党的纯洁，并且教育群众。在我们党用这个办法来医治自身的毛病的时候，文艺是一个有用而且有效的武器。无产阶级的文艺在揭露和批判自己的政党、自己的社会的缺点和错误时，其尖锐性和深刻性比之以暴露无产阶级的黑暗面为宗旨的资产阶级文艺，毫不逊色。但是这两种文艺有根本的

区别，前者是从爱护党的立场出发，在维护党的领导的前提下，来揭露缺点，寻究根源的，目的在于促使党改正错误，帮助党改善领导；后者则相反，是站在与党对立的地位，来指摘党的缺点，为的是摆脱或否定党的领导。而排斥党的领导的所谓“出版自由”正好作了这样一种资产阶级文艺的诱发剂和保护伞。因此，列宁在坚持党的领导的原则下讲两个“无可争论”，毛泽东同志把两个“自由”同六条政治标准密切联系起来，邓小平同志提出四项基本原则作为思想解放运动的指归，都是非常必要的。

(三)

能否坚决地实行列宁所说的两个“无可争论”，或毛泽东同志所说的两个“自由”，领导者起着关键的作用。这不仅要求领导者必须懂得艺术的特点和规律，而且要求他们具备民主的作风。在还没有文艺立法给文艺创作以法律保护的情况下，领导者的作风影响尤其重大。

党领导文艺事业，说的是党的方针、路线的领导，党组织的领导，绝不等于党的领导者个人说了算。列宁同马克思一样，认为对于艺术的好坏高低，人民群众是最有资格的评判者。邓小平同志重申了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原则，他说：“作品的思想成就和艺术成就，应当由人民来评定。”^{①⑦}领导者当然有权发表个人的意见，但是他的意见也不过是一家之言，不能要求别人把它奉为金科玉律。列宁同蔡特金说过：尽管我们都站在革命的最前列，“可是，我们关于艺术的意见是不重要的。在总数以千百万计的人口中，艺术对几百个人甚或几千个人的贡献，也是不重要的。艺术是属于人民的。”^{①⑧}列宁对此身体力行，为我们树立了良好的榜样。

在1918年，列宁代表人民委员会签署了一个命令，即“关于撤除为沙皇及其奴仆建立的纪念碑和拟定我国社会主义革命纪念碑设计图的命令”，这是一件贯彻文艺为劳动人民服务的方向的大事，正如列宁所指出的，“此法令无论从宣传的角度，还是使失业者就业的角度来看都是重要的。”^⑩因此列宁多次督促卢那察尔斯基迅速地加以执行。至于对具体的设计图样，列宁却从不率尔表态，而是以十分谦虚谨慎的态度对待之。据卢那察尔斯基回忆，有一次，列宁找他一起去看纪念碑设计草案。列宁站在一个用未来派手法设计的纪念碑前，流露出一种十分惊讶的神情，可是当征求他的意见时，他却说：“在这里我完全是外行，请你们去问卢那察尔斯基好了。”^⑪这样的事例还有很多。卢那察尔斯基在领导苏联文艺事业的过程中，同列宁有密切的接触，因而对列宁的民主作风有极深的感受，他写道：“关于具体的艺术问题，具体的艺术鉴赏问题，列宁要发表意见，总是伴随着这样的话：‘我在这方面完全不是专家。’或者说：‘这是我个人的意见，很可能我是错的’。同时，我应该强调，我个人对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鉴赏力是十分信任的，而且我认为，在这个他说话异常谨慎和谦虚的领域，他的那些判断总是正确的。”^⑫

列宁不仅发表意见很谨慎，而且意见发表之后，允许别人讨论，修正，对正确的意见欣然接受，并不觉得有损自己的尊严。这是真正马克思主义者的胸怀。1922年秋，为了总结无产阶级文化协会和无产阶级文化运动的经验，在列宁的倡议下，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决定在《真理报》开展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列宁关切地注视着讨论的情况。他看了无产阶级文化派理论家普列特涅夫的文章《在思想战线上》，很不以为然，就在文章上面作了许多记号，在旁边写了许多批语。列宁还多次找中央宣传鼓动部副部长雅可夫列夫交谈。后来，雅可夫列夫受列宁的委托，根据列宁的谈话以及他对普列特涅夫的文章的批语的精神，写了

一篇题为《论“无产阶级文化”和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长篇文章。文章发表前，经列宁审阅过，列宁还邀请中央总书记斯大林和《真理报》主编布哈林座谈过。这一切说明列宁对这篇文章是十分重视的。这篇文章仿佛就是列宁对普列特涅夫的文章的批语的诠释和阐发。卢那察尔斯基在《再谈文化问题》一文中，一方面对雅可夫列夫的文章给予很高的评价，同时指出它还有所不足，那就是贬低了工人阶级在文化上的任务。卢那察尔斯基的文章发表后的第二天，列宁特地打电话给他，表示完全同意他所作的修正^②。列宁同“领导派头”、“权威作风”之类的低级趣味是格格不入的。

对于风格、流派以及其他一些艺术问题，有不同意见，怎么解决？列宁以身作则，开创了这样一种良好的风气，就是：用说理的方式，而不是用压制的方式。我们知道，列宁本人是很不喜欢未来派艺术的。他幽默地说，他敢于承认自己是不会欣赏未来派的“野蛮人”。他在给卢那察尔斯基的私人信件中，对马雅可夫斯基的长诗《一亿五千万》——诗人自己把它称为“未来主义者的铁的诗章”^③——提出了激烈的批评，并责备卢那察尔斯基支持未来派^④。卢那察尔斯基写了回信，据理力争，为马雅可夫斯基辩护，他举出的理由是群众喜欢，他说：“在作者朗诵时，显然是成功的，而且是在工人那里。”^⑤这说明列宁并没有把自己个人的意见当成不容争辩、不可违忤的命令，别人也不是这么来看待列宁的意见的。列宁对那些同自己的艺术趣味不一致的青年人，更显出一种长者之风。列宁在参观高等工艺美术学校的时候，学生竞相赞扬马雅可夫斯基，并且直言不讳地宣称他们“都是未来派”。列宁并没斥责或教训这些坦率得可爱的青年人，他一方面循循善诱地劝告他们要了解和尊重俄国革命文化的优秀代表，另一方面表示要读一些关于未来派的材料，再来同他们争论^⑥。从这几个小小的例子我们看到，列宁以平等的态度

对待人民，以科学的态度对待艺术。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从不把个人审美上的爱憎作为领导思想。”②卢那察尔斯基深有体会地说。这是对列宁的美好的赞语，也可看作每个文艺工作的领导人应有的品格。艺术欣赏同艺术创作一样，欣赏者的审美趣味同他的身世、经历、教育、修养以至年龄，总而言之，同他的个性特点有密切的联系。假如每个领导者都硬要把他个人的爱憎好恶当作领导思想的话，那就会造成“公要煮、婆要煎，苦得媳妇喊皇天”的局面，不但会扼杀了艺术家的创作个性，而且会弄得艺术家左右为难，无所适从。列宁不把个人爱憎作为领导思想这样一种风格，是他模范地实行自己所倡导的两个“无可争论”的主张的具体表现。

(四)

发展社会主义文艺事业，需要有一支具有艺术专长的知识分子队伍作为骨干。怎样造就这样一支艺术专家的队伍呢？列宁所制定的方针是：一方面，大胆地吸收、使用由资产阶级社会所培养出来的旧专家；另一方面，大力从工人、农民中培养无产阶级自己的新专家。

建设社会主义要不要使用旧专家？在这个问题上，有两种根本对立的观点。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是什么呢？列宁指出：“我们只能用资本主义创造的材料来建成共产主义，只能用资产阶级环境培植的因而必然渗透着资产阶级心理（如果说到作为文明机构一部分的人材的话）的文明机构来建成共产主义。建成共产主义的困难就在这里，但可能建成和胜利地建成的保证也在这里。马克思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不同的地方也就在于后者不愿意用血腥的、肮脏的、掠夺的、商人的资本主义培养出来的大批人材来建设社